



塔其

契爾年科答記者問與美蘇高層會談

九月二日「真理報」登出一篇對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的訪問。訪問的重點皆與美國有關，包括：(一)對美國最近外交政策的評論；(二)關於防止太空軍事化的談判；(三)美、蘇對話的展望。關於第一點，契爾年科的答覆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目的顯然是爲了進一步加劇國際緊張局勢，並公開地顯示出它的大國主義，誇大它在現代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並把己見強加於他人之上。對第二個問題的答覆是：美國並不想處理防止太空軍事化的問題，因此蘇聯所提就太空問題舉行談判的建議，沒有得到肯定的反響，美國的立場實際上是想使太空軍備競賽合法化。對於第三個問題，契爾年科指出，蘇聯一向都主張嚴肅和具體的談判，然而華盛頓尋找各種的藉口，以便根本不參加談判，而利用這個時間去實現新的、大規模的軍事計劃，當日內瓦談判開始後，美國代表所持的目的是打算取得對蘇聯的軍事優勢。因此，只有在雙方嚴格遵守平等和對等安全原則的基礎上，才可能舉行嚴肅的和有結果的談判。

在契爾年科的答覆中，對美國表示了極度的不滿，認爲美、蘇關係的冷淡、限武談判的破裂都應由美國負責。實際上，美、蘇現階段關係也正處於低潮之中，然雷根總統於九月十一日宣佈，他將於廿八日在白宮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舉行會談，可能使這種現象出現轉機。

雷根此項提議已獲蘇聯同意，他的出發點乃是基於：美國大選即將在今（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舉行，而他的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孟代爾，曾指責他完全不瞭解與蘇聯舉行談判的重要性，而且也廢棄了戰後以來美蘇首長高層會談的傳統。孟代爾且發出諾言，一旦當選美國總統，當重啓美蘇的高層談判。面對這項指控與挑戰，雷根總統趁著葛羅米柯在聯大開會之際與他舉行會談，除了反擊孟代爾的指控，並藉以提高競選聲望外，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想藉此使美、蘇關係有所改善。蘇聯接受這項建議則基於：雷根當選連任的可能性極大，如果美蘇關係繼續僵持下去，不但對蘇聯將產生更大的威脅，同時使下一個四年雙方的關係更惡化，因而遷就事實，一方面爭取雷根好感，另一方面觀察其反應，對日後美、蘇談判預留轉圜餘地。

對於這項會晤，雷根總統希望能緩和和美、蘇間的敵視，並爲恢復管制核武會談鋪路。但美國一位政府官員估計，這次會談在彌合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許多分歧或恢復限核武器談判上，都不會取得重大成就。莫斯科方面也說，葛羅米柯與雷根的會談可能有助於雷根的競選活動，但這顯示蘇聯認真地要與美國打交道，不過這並不代表蘇聯政策的轉變。北約組織新任秘書長卡倫登對美、蘇之間即將舉行高層會談表示歡迎，但他認爲，目前要斷言東西關係會因此而有所緩和，仍爲時尚早。

葛羅米柯會晤吳學謙

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九月十八日飛抵紐約參加聯合國第三十九屆大會，並於廿七日對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葛羅米柯此次紐約之行除了與雷根的會談引人注意外，他在廿二、廿三日兩度與中共「外長」吳學謙舉行會晤，亦引起世人的注目。

葛羅米柯與吳學謙二次會晤的討論要點是蘇、「中」關係中的原則性問題，雙方主張在各級水平上進行蘇、「中」政治對話。會談結束後，發表了一份簡短聲明，指出此次會晤有助於增進雙方的了解。中共一位發言人表示，會談是在坦率與嚴肅氣氛下進行的，對加強雙方的了解極有幫助。「塔斯社」則指出，會談是「有用的、坦誠和有建設性的」。

吳學謙在離開北平機場時曾表示，「中」、蘇外長的會晤具有重大意義。究竟這次會晤有何意義呢？（一）這是十五年來雙方最高階層的正式會晤；（二）由於原訂今年五月間訪問中共的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的行程被無限期地展緩，這次的會晤至少使雙方關係回復到這個事件之前的同樣起點上。不過外界對這次會晤的實質意義並沒有給予很高的評價，因為雙方關係並沒有就此出現「戲劇性」的改變。中共「外長」吳學謙在廿四日亦表示，他與葛羅米柯的會談，顯示雙方仍有若干歧見存在。

日蘇關係近況

日本前外相櫻內義雄以日蘇友好議員聯盟會長的身份，率領代表團於八月廿五日飛抵莫斯科進行四天的訪問。三十一日，櫻內義雄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舉行會談，對於雙方關係及一些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根據「塔斯社」報導指出，葛羅米柯強調了最近在日本出版的「契爾年科講話、論文集」中，契爾年科所寫序文「致日本讀者」一文所揭示的蘇聯對日關係的原則性路線，並指出雙方的睦鄰關係對蘇、日人民的利益及亞洲和平是不可或缺的。在會談中，蘇方強調了它在日蘇關係上準備採取積極性措施，日方則指出，日蘇友好議員聯盟的責任是在於促進日蘇連繫的發展，並支持雙方的政治對話。

蘇聯於一九七九年末入侵阿富汗，加上日蘇之間存在的「北方領土」歸屬問題，使雙方關係的發展極為冷淡。但從今年起，雙方交往、訪問活動不斷，日本一直在設法增加與莫斯科的外交、經濟、文化接觸，希望改進兩國關係：六月間，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與蘇聯外交次長卡皮札在莫斯科會晤；八月十六、十七兩日，日蘇就中東問題在莫斯科舉行局長級會談；廿一、廿二日，日蘇官員就聯合國和裁軍問題在東京開討論會；廿八日，櫻內義雄率代表團到莫斯科作四天的訪問；九月十六日，日本農林水產代表團訪蘇，為漁業協定問題同蘇聯漁業部長舉行會談。而未來在十月中旬，將舉行日蘇圓桌會議，由日本國會議員與有關團體組成的二百人代表團將前往莫斯科；十月下旬，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應日本參、眾兩院議長的邀請，將到日本訪問。年內，日蘇經濟委員會聯合會議也將在東京召開。

日蘇關係的向前發展對雙方都有好處，但橫互其間的問題却極不易解決。就蘇聯而言，契爾年科在他的「致日本讀者」一文中就強調，處於核時代的蘇日兩國走上睦鄰和暢通的交流是絕對必要的，文中並建議雙方締結日蘇睦鄰合作條約，和日本參加蘇聯的大規模建設計劃。這種建議的目的乃在於將日本逐漸拖離美國的聯盟體系。這也是蘇日關係發展上，蘇聯的最大目的。就日本而言，經濟問題是日、蘇關係中極為重要的課題。據日本刊物的統計，去年日本對蘇聯的出口較前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七·六，從蘇聯的進口則減少了百分之十三·四，這種進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是日蘇貿易史上未曾有過的，這使日本經濟界憂慮不已。因此，日美關係的拉近（自去年十二月曾根康弘政府成立以來，即密切地配合美國對蘇政策，中曾根首相較早時曾宣稱，日本是美國的不沉沒航空母艦），與日、蘇經濟關係的衰退，可能是促成今年來日、蘇彼此往來頻繁的原因。

由於北方領土問題，戰後日蘇迄今未簽訂和約，而日本政府也一再聲言經濟不能離開政治，在討論所有問題時都必須論及此一問題，因此，此次櫻內義雄訪問蘇聯時，葛羅米柯即很不客氣地表示，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莫斯科與東京之間的關係很難有所進展。其癥結乃在於：(一)日本充當美國的不沉航空母艦，引起蘇聯的強烈反感；(二)日本在北方四小島的主權問題上，始終堅持著和蘇聯針鋒相對的立場。祇要這二個問題不能解決，都將是日蘇關係發展上的極大障礙。

奧加爾科夫被調職

蘇聯軍方「紅星報」於九月七日發表簡短聲明指出，奧加爾科夫(N. V. Ogarkov)因另有任用，而解除其蘇聯參謀總長及第一副國防部長的職務。(據九月十六日的外電報導，奧加爾科夫已被任命為莫斯科伏羅希洛夫參謀學院院長，該學院為蘇聯最高軍事學校，設立的宗旨在於訓練高級指揮、參謀人員)。參謀總長遺缺由原第一副參謀總長阿赫洛梅耶夫(S. F. Akhromeyev)接任。

奧加爾科夫原先被認為是將來接替現任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的可能人選，這次的調職除了打破這種猜測外，有些西方外交官且認為這顯示了在軍方與共黨領導人之間存在著大的分歧。奧加爾科夫是前蘇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的親信，曾多次被委以重任。關於他被調職的揣測很多，可綜合為下列幾種：(一)他被形容有違反黨路線的傾向是其去職的主因。如在今年五月九日「紅星報」的一篇訪問中，奧加爾科夫即曾強調蘇聯應致力於傳統武力的發展，而不應一味祇想全力發展核子武器，他又認為蘇聯軍隊應發展尖端科技，不能祇着力於傳統的飛彈與坦克。(二)鋒芒太露，在去年九月一項由他主持，關於韓航空機事件的記者會上，奧加爾科夫的表現受到世人的注意與重視，他的表現甚至比蘇共中委會發言人或蘇聯外長還要好。另外，奧加爾科夫對蘇聯武裝部隊的影響力要比文人出身的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來得大，這些都足以引起當局的猜忌，而為要防止軍人干政或槍桿子指揮黨的局面出現，都必須將他調離此一握有實權的職位。(三)奧加爾科夫在東西方關係上是以「鷹派」著稱，可能被視為是蘇聯與美國恢復軍備裁減談判及在其他問題對話上的一個主要障礙，而接替他的阿赫洛梅耶夫被視為是一名較溫和的蘇聯領導人，因此他的被調職代表了鷹派失勢與和緩政策支持者的得勢。(四)是一項政治鬭爭的結果。現任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年老多病，將來的繼承必又將引起一番角逐，而現在擁有實力的是羅曼諾夫(G. Romanov)和哥巴喬夫(M. Gorbachov)。羅曼諾夫是管理軍事工業綜合體的中央書記，與奧加爾科夫有密切關係，因此，後者被調職是政治鬭爭下的結果。

上述的各種揣測都認為奧加爾科夫被調職是一種罷黜，但美國國防顧問波丹斯基則指出，這種被罷黜的想法是莫斯科故意向外界散播不實消息所導致的，實際上奧加爾科夫是被擢升而不是被降職，他已被賦予總攬蘇聯軍隊在西戰場對抗與西方任何大規模戰爭的指揮大權。從這種論調看，奧加爾科夫被調職的真相如何，仍要看克宮情勢的以後發展為何，才能知曉。

華約「盾牌八四」演習

華沙公約組織於九月五—十四日在捷克舉行「盾牌八四」演習。參加演習的計有保加利亞、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與蘇聯等國約六萬名部隊(羅馬尼亞只派員觀察演習)。蘇聯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華沙公約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蘇聯元帥庫里科夫是這次演習的觀察員，演習由捷克國防部長德祖爾將軍指揮。關於這次演習的性質，庫里科夫指出這並不是武力顯示，演習過程中主要是演練反擊侵略者的可能進攻及將他擊潰的方法。

在華約的「盾牌八四」演習之前，北約已於九月三日開始了它的軍事演習，即是英國的「獅心」軍事演習。這項「獅心」演習是整個北約「秋季

鍛鍊」演習的第一階段，前者將有五個國家十三萬一千名部隊在德國北部進行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演習，而整個「秋季鍛鍊」演習將持續七週，動員廿五萬名部隊，從挪威海岸到黑海地區進行二十四項的海、陸、空聯合演習。

北約先於華約舉行軍事演習，讓蘇聯得以理直氣壯指出「盾牌八四」演習是針對北約演習所採取的反應措施。就兩大集團的軍事演習而言，它不但提供了操練自己聯合部隊作戰能力的機會，還提供了軍力展示的場所，藉以嚇阻對方的可能軍事行動，因此兩大集團在同一時期舉行龐大的軍事演習並非是偶然。在軍力上，華約與北約在不同項目上各有優勢，據北約估計，華約駐中歐軍隊比西方多了十八萬人，但為莫斯科所矢口否認，而在維也納舉行的相互均衡減少兵力的談判中，華約也拒絕了西方關於減少駐中歐常規武器的建議，由此可見兩大集團間的對峙在目前是不太可能緩和下來。

貝阿鐵路建設完成

據蘇聯的報導稱，貝阿鐵路（BAM）在今年九月廿九號已經全部竣工。鐵路將交付使用，並在十月廿七日全線通車。貝阿鐵路全長三千四百公里，由貝加爾湖通至黑龍江，於一九七四年開始建造。該鐵路的通車對於蘇聯開發西伯利亞與遠東的豐富自然資源有極大助益。

按照蘇共交通建設的計劃，西伯利亞、遠東、哈薩克北部等地區的鐵路建設有兩個原則：一是建築與緯度平行、橫貫全區的鐵路；二是優先選擇有經濟開發價值之區域作為鐵路必經之地，並在各平行鐵道之間建築若干支線互相連繫。貝阿鐵路亦是依循此一原則所建造，它與西伯利亞大鐵路平行，大抵是沿著北緯五十六度線而行。建造貝阿鐵路曾遭遇許多障礙，包括高山峻嶺之自然地形的障礙，及冬季嚴寒、夏季炎熱異常的氣候障礙，此外，還有人為的障礙，包括人力、物資的缺乏，及各部門間的缺少聯繫合作。

蘇聯不惜花費龐大物力、人力來建造貝阿鐵路，自然有其種種考慮：（一）改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運輸，並減輕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負荷；（二）增加對外貿易的聯絡功能，和西伯利亞大鐵路共同承擔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對外貿易貨物輸出入任務，加速貨物運輸的速度，並擴大國際運輸服務，歐洲與亞太地區的貨運量可因此而增加；（三）沿貝阿鐵路建設一連串的經濟區，沿鐵路的區域可以獲得發展；（四）新鐵路距中、蘇邊界較遠，一旦中（共）、蘇發生衝突或亞太地區發生變故，原有西伯利亞鐵路易遭破壞，新幹線可避免或減輕損害，並且可以加速動員運輸能量。

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去世

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蘇共中委會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科斯坦多夫（L. A. Kostanov）於九月五日去世。科斯坦多夫是在訪問東德之際（參加東德一年一度的萊比錫展覽會）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他的葬禮於七日在莫斯科舉行，蘇聯國家電視臺轉播了這項歷時三十分鐘的葬禮。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並沒有在葬禮中出現，而由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代表蘇聯政府、民衆以及公共團體，向在場者發表主要悼詞。

科斯坦多夫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在土庫曼共和國出生，畢業於蘇聯化工學院。在中亞工作多年後，一九五三年起主管蘇聯化工部，後來擔任蘇聯部長會議化學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一九六五年擔任蘇聯化工部部長。一九八〇年起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他是十個副主席之一）。在黨工作方面，他於一九四二年加入共產黨，在廿三屆蘇共大會中被選為中委會候補委員，從廿四屆蘇共大會起，被選為中委會委員。自一九六六年起，他即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一般而言，他的政治權力不大，外界通常將他視為是一個化工方面的專家而已。